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盛京為根本重地。武備不可稍弛。昨日降旨。飭令禧恩妥議善後章程。並令以臨陣摧堅。以數百斤小礮為宜。遇有緩急。隨營調撥。可期得力。其海口礮位。擇地妥為存貯。勿令損壞。諒已遵照辦理。因思礮之為用。各有攸宜。防堵口隘。自應安置大礮。至於對敵之際。小礮易於得手。擡槍鳥槍。本不可少。亦必於火礮相間而發之。互相為用。方可出奇制勝。該處要緊海口。及登岸要隘。何處應埋伏礮位若干。何處應兩道抄襲對發。其臨陣所用之礮。自以輕便為宜。車載人擡。隨時聽用。惟大

小礮位共需若干方敷調撥至省城為根本重地亦應有守城之礮或銅或鐵總宜寬為豫備庶臨時均可得力儻有須添造之處即於盛京陸續選匠監製務期得力一律精純造成後應責成何項官兵演習備用其守城及臨陣入隊究需大小礮位若干著該將軍妥議具奏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夷目在厦門投遞文書請釋臺灣俘囚一摺現在暎夷業已就撫所有臺灣被獲夷人自可施恩放還著怡良等即飭臺灣鎮道將前獲夷人委員迅速解赴省城由該督等派員送至鼓浪嶼交該夷官收領並取回照備查至所獲

夷人。有前經正法者。並著曉諭該夷目。係未經議和以前之事。

俾該夷目畏威懷德。不至有所藉口。是為至要。

又

諭。怡良奏。接到唤夷文書。請釋臺灣俘因一摺。據奏該夷文稱差人前赴臺灣。索取前獲夷俘。因總兵達洪阿不收文書。不令進見。是以將原文送至厦門等語。現在唤夷業已就撫。所有臺灣拏獲夷人。除未經就撫以前。業經正法外。餘著達洪阿等。迅即委員解至福建省城。交怡良等轉交該夷目收領。將此諭知達洪阿。並傳諭姚瑩知之。

丙戌。

諭內閣。國家命將出師。征討有罪。原以保疆土而申撻伐。該將軍
參贊等宜如何激勵將士。申明紀律。謀勇兼施。剋期奏績。以副
朕委任之重。上年暎夷滋擾粵省。特命奕山為靖逆將軍。授以
重兵。前往攻勦。乃奕山抵粵。未即入城。遷迴觀望。迨夷兵圍困
省城。又不能奮我兵威。勦除殄滅。及至夷船退出省城。占據香
港。事閱年餘。一味因循。束手無策。以致該夷竄入閩浙江蘇。肆
行滋擾。是其坐失事機。厥咎甚重。嗣因定海鎮海寧波相繼失
守。爰命奕經為揚威將軍。文蔚特依順為參贊大臣。前赴浙江。
徵調各路精兵。俾得克復三城。用揚我武。乃奕經等駐紮蘇州
省垣。籌畫數月。集兵募勇。以期一鼓成功。覽其所呈分路埋伏

水陸並進各圖說。其運籌非不周帀。無如謀事不密。先期洩漏。以致該夷處處豫爲准備。我兵到彼。不能得手。因之乍浦失陷。傷我兵弁。遂得直犯長江。毫無梗塞。是奕經祗知株守一隅。不圖收復。老師糜餉。誤國殃民。文蔚擁兵駐紮紹興。坐視夷氛日熾。但以退守爲計。一籌莫展。殊屬無能。又安用此將軍參贊爲耶。奕山。奕經。文蔚前已有旨飭令回京。均著交部治罪。以示懲儆。特依順。齊慎到粤後。未與夷人接仗。惟特依順在浙。於乍浦失守。不能設法救援。齊慎帶兵前赴江蘇。不能保守鎭江。事後又未能用兵收復。亦有應得之咎。特依順。齊慎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竊奴才等疊奉

諭旨。飭查寧波定海鎮海各員弁失守情形。定擬究辦。當即一面派員密查。一面飭浙江提督段永福。遵照確切查明去後。旋據該提督陸續分向各營查覈。與委員密往各城查探情節。大畧相同。奴才等詳細覆覈。緣英夷於上年八月十二日。駛入夷船二十九隻。重犯定海。其時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會同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督率各鎮營官兵。分派曉峯嶺竹山門半塘。西道頭東岙東港浦。及一帶土城暨城樓軍藥各局等處防堵。十二日。大船闖入定港。先經官兵開放大礮。轟斷夷船頭桅一枝。該夷

統領大幫船隻。緊對營盤攻打。並不上岸。我兵奮力抵禦。

自十二日起。至十七日止。擊退夷船數次。傷斃夷匪千餘。

無如連日風雨。官兵連戰六晝夜之久。既已力竭。該夷於

十七日。水陸併力。四面圍攻。徑由曉峯嶺蜂擁登岸。該處

土城既屬無力。而大礮均被淤泥陷落數尺。而夷人又由

竹山門背面潛伏。蜂擁山頂。四面攻撲。以致定海鎮總兵

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處州鎮

標左營遊擊托雲保守備李躍淵等。相繼陣亡。定海鎮右

營遊擊胡得耀處州鎮標守備金大勇等。亦被㗰夷槍礮

打傷。昏絕倒地。經弁兵奮勇救護得生。金大勇手腕竟被

擊折。迄今未愈。維時官兵尚迎頭奮勇拒戰。而夷匪愈擊

愈衆。竟用皮梯爬越城池。施放擡槍火箭火礶等項。官兵

不能抵禦。遂致失守。實無先潰官兵。當經前

欽差大臣裕謙。據實具奏在案。查鎮海於八月二十六日。夷船二

十六隻。駛進遊山洋面。分撲金雞。招寶。暨鎮海縣北城外。

三處同時開礮。具防守金雞山新礮臺處。有江南狼山鎮

總兵謝朝恩。會同浙江護金華協副將重祥。黃巖鎮標中

營遊擊林亮光。升補象山協都司之安吉營守備何一鵬

金華右營守備張光宗。署黃巖鎮標左營守備吳邦海等。

率領將弁兵丁。亦開放大礮。互相擊攻。夷衆紛紛以杉板船

先從青嶼。小港大港等處。三路蜂擁登岸。直撲沙蟹嶺。我兵抵敵不住。又有夷衆搶上山巔。從後圍攏。截住攻打。緣該處三面臨海。前有夷船開放大礮。後路又被截圍。我兵腹背受敵。以致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護金華協副將重祥金華協左營守備李雲龍等。立時陣亡。又傷斃弁兵多名。都司何一鵬受傷被擒。該夷多方凌虐。並割去股肉一片。該都司不屈。於十二月閒。始乘閒逃回。其時遊擊林亮光。守備張光宗兵邦海等。以及各弁兵。均被槍礮打傷昏暈。多有跌撲山下。兵力不支。金雞山遂致失守。其招寶山一帶。則有前提督余步雲督同衢州鎮總兵李廷揚護

處州鎮張從龍揀發遊擊壘升阿等。率領將弁兵丁。在彼防守。當㗭夷攻犯招寶山時。我官兵亦開礮轟擊。夷礮猛烈。直擊山上。兼能飛越山嶺。以致東岳宮及鉤金塘沿江一帶。飛礮如雨。山上城垛營盤。均被擊燬。藥局亦被夷礮飛中延燒。併轟傷護處州鎮張從龍面目兩手。均皆焦爛遊擊壘升阿亦被轟傷。夷人見山上火起。即有數百乘勢由山後擁上。時提標署前營遊擊德昆督兵鏖戰。見夷眾上山。隨至後山奮力抵禦。適提督余步雲亦由東岳宮一帶馳至。即揮兵掩殺。奈對港之金雞山。已被夷人占踞。緊對招寶山攻打。該夷大船又駛至攔江樁外。時提標署中營

參將周三友。協同右營遊擊吳金標督放銅礮。同時發火。夷匪多被轟斃落水。乃該夷且拒且進。槍礮連環不絕。而金雞山之夷人施放火箭。直射招寶山上下。又山外港口夷礮絡繹不絕。煙燄漲天。溫州鎮標平陽右營都司張樫立時陣亡。南北攔江埠半路亭等處礮臺營盤。亦均被擊壞。併擊傷衢州鎮總兵李廷揚溫標中營千總升補昌石營守備羅建業等。該夷又將鉤金塘東岳宮沿江海口各處官兵橫截。遂四面圍繞轟擊。弁兵紛紛傷斃。招寶山亦被夷占踞。維時鎮海縣城。則係前

欽差大臣裕謙。督同鎮海營參將周維藩紹興協都司邵景揚等。

分門防守。當該夷攻撲北城時。都司卲景揚督兵接仗。彼
此用礮轟擊。互有傷斃。惟㗭夷由金雞山。招寶山。夷攻占
踞後。即由山頂向城中礮火交加。全城鼎沸。東門又被攻
破。夷礮火箭飛騰如雨。處處延燒。分防東門之署寧海右
營把總周萬治。紹協右營把總馬錦龍等。即時陣亡。兵丁
亦多傷斃。前
欽差大臣裕謙。見事勢危急。投入泮池。被弁兵等撈救。護退寧郡
力竭殉難。參將周維藩。都司卲景揚等。因城無主帥。更見
夷衆蜂擁若潮。槍礮如雨。不能抵禦。遂亦退出。提督余步
雲在招寶山揮兵力戰時。見城中火燄漲天。即行馳救。及

至西城。見兵民紛紛退出。趨往甯郡。恐郡城閭風震動。遂即退保甯波。此鎮海失守並無首先潰散之實在情形也。

再查暎夷於二十六日。攻陷鎮海後。即於二十九日。大幫夷船。駛入甯港。分泊城外。放礮攻城。即有杉板夷船。從北門貼岸。經前提督余步雲督同甯波城守營都司李宗旬湖州協中軍都司多齡等。率同官兵擊退。而東北首又有夷眾登岸。雖經兵勇攻擊暫退。奈因夷礮環攻。礮彈火箭射入城中。兵丁分防各汛。實屬單弱。又兼存營大礮。先俱調防定鎮等處。無可回擊。城內奸匪。復又乘勢相助。正在危急之際。忽東北門已被大礮轟開。夷眾蜂擁入城。防守

官兵力不能支。當有防守東北門之提標左營把總張朝琥首先退走。外委姚元熙兵丁潘萬清莊瀛洲周振來李文標陳祖豊等。即跟蹤退散。其餘兵丁。亦隨後而退。夷衆既擁入東北門。即分撲各門。槍礮火箭飛墮如雨。而城外㖼夷。又爬城而上。各守城官兵形格勢窮。均由西南二門。分路退出。提督余步雲見勢已危急。即令中營守備魏長泰搶護庫銀。由南門退保上虞。都司李宗白雖竭力往來救應。奈城無主帥。又無弁兵。夷人四路逼近。遂亦退守慈谿。此甯波失守查明潰散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查定海之役。實係孤懸海外。轉戰六晝夜之久。更兼風雨交加。兵力

已竭所致。其退敗各員弁兵丁。自應請
旨加
恩免議。鎮海則實因金雞招寶兩山。為逆所踞。先失形勢。以致夷匪四面環攻。兵力莫當。寧郡則實因城垣遼闊。兵單敵多。空虛無助。以致相繼失守。尚非將士不肯用命之故。惟失地喪師。究有難逃之責。若不從嚴分別懲辦。誠如
聖諭。恐各將士紛紛效尤。無以振士氣而肅軍威。除護處州鎮總兵張從龍。衢州鎮總兵李廷揚。黃巖鎮標中營遊擊林亮光。揀發遊擊豐升阿。象山協都司何一鵬。金華協右營守備張光宗。署黃巖鎮標左營守備羅建業。均各臨陣受傷。

應免置議外。惟查防守甯波東北門之提標左營把總張朝琥。於暎夷轟開東北門時。並不奮力迎敵。率敢首先退走。致外委姚元照兵丁潘萬清莊瀛洲周振來李文標陳祖豐等。相率退散。遂使夷匪深入難支。是該弁張朝琥實係首先潰散之員。應即在軍前正法。以肅戎行。現據該營都司周三友稟報。彼時經提督余步雲將該把總摘頂棍責之後。該把總即愧憤病故。應毋庸議。其外委姚元照雖非首先潰散。而隨同退走。罪實難寬。應請

旨革職。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兵丁潘萬清莊瀛洲周振來李文標陳祖豐等五名。隨同潰散。即應嚴辦。現據該營稟報。並

未歸隊。更屬目無法紀。應移咨浙江巡撫提督。通飭各屬
嚴密查拏務獲。到日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寗波城守營都
司李宗白。因𠸄夷四面逼近。獨力難支。不得已退守慈谿。
與怯敵潰散者有間。且於退守慈谿後。尚能設法捍禦。並
於本年三月收復寗波時。該都司進城彈壓安撫。著有微
勞。相應請
旨將寗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與專防鎮海營參將周維藩交部
分別議處。湖州協都司多齡。係奉委寗郡巡查。並無帶兵
專責。𠸄夷紛紛入城時。該都司祇有隨身兵丁六名。無從
施為。提標中營守備魏長春。係奉令搶護銀箱出城。紹協

都司邵景揚係派防鎮海北城。暎夷由東城攻進時。北城
無所聲援。兼之夷礮猛烈。弁兵多被傷斃。實難抵禦。提標
署前營遊擊德昆署中營參將周三友右營遊擊吳金標
等。均各在招寶山奮力迎戰。尚非臨陣怯敵。可否免議之
處。出自
皇上天恩。再查甯紹台道鹿澤長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鄞縣知縣
王鼎勳鎮海縣知縣葉堃署定海縣石浦同知舒恭受當
三城失守時。均各狥難被救。未致傷生業由浙江撫臣查明
具奏。併因軍務緊劇。差委乏人。聲請將該員等暫留驅策。
事定再行分別查辦在案。奴才等伏思甯紹台道鹿澤長等

五員。均有守城之責。自未便因其殉難被救。即免置議。除
鎮海令葉堃於三月間燒燬夷船。已蒙
諭旨允准開復。惟查甯紹台道鹿澤長隨同前
欽差大臣裕謙防守鎮海。當城破兵退之後。該員情急墜城。傷腿
未死。復投入水中殉難。又經兵勇撈救得生。臣等抵浙後。
查知該道素於曹江以東情形熟悉。即派令辦理防堵事
宜。並襄辦糧臺事務。均能實心任事。收復甯波時。該道又
復會同武弁首先進城。彈壓安撫。不辭勞瘁。石浦同知舒
恭受前署定海任內。深得民心。官兵與暎夷接仗之時。該
員上城力守六晝夜。接濟兵糧。並無貽誤。嗣因城陷情急。

服毒殉難。經勇等撞赴岱山解救得蘇。奴才等將該員調赴
大營。派令募勇辦船。兼之彈壓地方。該員前在曹江。並奴才
獲漢奸多名。旋經
欽差大臣耆英。將該二員調赴江甯。隨同辦理議撫事宜。計自上
年八月以來。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奉差奔
走。往來杭紹甯鎮等處。備極辛苦。亦尚著有微勞。惟是該
二員均有地方職守。未能以功掩罪。至告病開缺。奉
旨聽候查辦之前任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鄞縣知縣王鼎勳。於甯
波失陷之後。奴才等查明實係殉難。遇救得生。後委辦事件。
尚無貽誤。並查鄞縣知縣王鼎勳。在曹江招募勇壯。辦理

糧臺事務。甚為愧奮出力。相應請

旨將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鄞

縣知縣王鼎勳交部分別議處。以示懲儆。並查浙江武職。

三城共陣亡將弁二十二員。受傷將弁三十一員。已由浙

江撫臣查明。奏請咨部

恩卹。其江南調往陣亡受傷各武職。亦據浙撫咨稱。奏明由兩江

總督查明覈辦在案。至各營陣亡兵丁。應咨浙撫查明。造

冊咨部辦理。再查提標五營。有隨同潰散。尚未投回兵丁

陳開寶等一百二十七名。㸔等即開單。移咨浙江巡撫提

督飭屬一體查拏。到日另行奏咨。從嚴懲辦。其隨同潰散

陸續收回之李雲等五十名應亦由奴才等開單咨行浙省

提臣按名責革不准入伍庶將士知所儆惕其餘收回散

兵三千餘名人數衆多誠如

聖諭不能盡數誅夷若概行斥退亦恐一時招募不齊即使應募

有人而於戰陣操防多未諳練遽使入伍於防堵亦難得

力奴才輾轉思維惟有仰懇

敕下浙江撫臣提臣隨時認真察看實力操練將不能得力之弁

兵陸續概行裁革其精壯者認真訓練激勸俾將士皆知

感奮以成勁旅

奕經又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現在逆夷已經就撫船隻盡行出江自毋庸多設防兵虛糜
帑項所有徵調各省官兵著該將軍等酌量地方遠近陸續分
起撤回歸伍其招募鄉勇亦著次第遣散等因欽此遵即恭
錄知照各該參贊大臣江浙督撫一體欽遵妥辦去後旋
據參贊大臣齊愼咨將官兵行走水陸程途開單知照該
大臣所帶現駐丹陽等處官兵三千四百餘員名分作十
二起自九月十六日為始間日陸續撤退等統帶現駐無
錫常州等處官兵二千五百餘員名分作九起原定十六
日為始間日撤退嗣因各兵多須換坐江船一時船隻不
敷恐前途擁擠復改於十九日陸續飭令按起啟行現計

兩處官兵。均已凱撤過半。約於十月中旬以前。即可全數撤竣。其咨帶赴江蘇河北勇壯五百八十餘名。又勇目十餘名。均已派員押送過江。概行遣散。屯紮杭紹兩處勇壯。共約二千四百餘名。亦由該參贊大臣等陸續分散。其委員鄭鼎臣等管帶船勇。業於九月初十日。經文蔚札飭妥為彈壓。一概裁撤。至現駐浙省官兵。除四川軍督各標官兵二百八十餘員名。已經咨札調先行來蘇。以便歸隊起程。又河南官兵八十餘員名。經文蔚咨會由該大臣隨帶行走。其餘湖北等省官兵四千六百餘員名。分作九起。於九月二十二日為始。按起撤退。其江浙本營防兵。現據浙

江撫臣劉韻珂咨稱業與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會商擬將提標官兵遣回定鎮一帶駐守其定海鎮標兵丁亦令赴彼協防所有前調駐防省城及派防甯海嘉興等處各營官兵一俟外省客兵撤竣即概行裁撤飭令陸續歸伍以免縻費等因又據江蘇巡撫程矞采節次咨會蘇省外調各路防兵早經分別撤退即蘇松等處沿江沿海州縣派防本營兵弁已經該撫體察各處情形均可毋庸留防俱已據報全數回營並無暫留差遣兵弁並據兩江總督耆英咨稱調防外省及本省各營官兵全數撤退現復查江浙兩省本營派防官兵既據各該督撫奏咨酌量情形

無須留防。自應全數飭令回營歸伍。以節勞費。

硃批。覽所奏。朕惟有自愧自恨。忿懣而已。

奕經又奏。再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從前所獲夷俘。自應全數釋還。其所獲被脅漢奸。應如何分別遞籍嚴加管束。及設法豫防之處。亦著該將軍斟酌妥協。慎密辦理等因。欽此。茲據浙江按察使蔣文慶稟稱。擬將漢奸分別遞回原籍。責令地方官嚴加管束。取具該管地保鄰右親族甘結。造具名冊。統送查覈。照軍流徒犯在配章程。朔望由該地方官查點。設有臨點不到者。即跟追下落。查明實有不法情事。立予嚴辦。原保之鄰右親族人等。一體治

罪。或原籍並無親族鄰右保領之人。亦責成地方官切實訪查。該漢奸平日果無為匪犯案及實在惡跡。即由該管地保保領。其本有犯案。或惡跡顯著者。即歸原案據實究辦。并詳查該臬司所議章程。尚屬妥協。札飭該臬司即行照議妥辦。併轉飭各地方官。務須隨時認真稽查。勿得日久生懈。

諭內閣。奕經等奏。查明浙江餘姚。接仗潰散情形。及寧波鎮海定海失守。潰散員弁兵丁。分別定擬各一摺。著該部將各員弁兵丁等應得罪名處分。查覈定擬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奏。撤兵歸伍。並查辦漢奸。分別遞籍保釋

各等語。漢奸被脅從逆。人數眾多。朕施恩法外。不忍概予駢誅。惟此等莠民。若不詳查情節。濫行保釋。又未免失之過縱。著劉韻珂等細加查覈。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為嚮導內應者。即與叛逆無異。天理難容。必應按律懲辦。其中情罪較輕者。即不加誅戮。亦應牢固監禁。以杜後患。如查明實係脅從。並無逆跡。平日亦無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釋。分別遞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取具鄰保人等甘結。造册查覈。並照軍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點。毋任脫逃。不得日久生懈。視為具文。至奕經齊慎所帶官兵。據奏已分起撤退。所有浙江調防各營官兵。著劉韻珂會同李廷鈺分別裁撤。其定海鎮海二處。應調何處官兵。駐

紮防守。亦著酌量分撥。以資彈壓所有收回散兵三千餘名。著

劉韻珂李廷鈺隨時察看。將不能得力之弁兵。陸續裁革。其精

壯者。仍著認真訓練。俾成勁旅。

己丑。

諭內閣。浙江省軍需。現在尚未造報。奕經文蔚著仍折回浙江。會

同特依順。將經手各款。覈實造冊報。明浙江軍需總局彙齊報

部覈銷。其奕經等所帶人員。內有經手錢糧者。著酌留浙江。辦

理報銷事件。此外各員。即著分別飭令回任回京回籍。無庸仍

留浙江。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將奕山。奕經。文蔚。交部治罪。本日因浙江

軍需。有奕經文蔚提用之款。令其帶同經手各員。仍回浙江。會同特依順。辦理報銷。所有揚威將軍參贊大臣印信。著耆英傳

旨。令奕經等交出。暫存該督署中。派員遇便恭繳。奕山早經奉

旨回京。計此時已行抵江西安徽。江蘇境內。著耆英派員迎至

前途。傳旨令奕山即將靖逆將軍印信交出。並由該督派員遇

便恭繳。

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臺灣道姚瑩奏竊

臣 遵

旨督同道銜知府熊一本。同知仝卜年。及眾委員。復提夷俘顛林

等。逐層隔別究詰。據供該國王城。地名蘭鄰。在大地極西

北隅海中。其國本甚大。王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後枕大山名哀鄰。近蘭鄰之西海中。一地名埃倫。自王城東南陸行半日許即海。登舟南行十五晝夜。至彌爹喇。更南五十晝夜。至急卜祿。轉東北行五十晝夜。至望邁。再自望邁東行二十五晝夜。至新地波。其地東北即安南。更東行七晝夜。即至廣東。復三晝夜而至浙江。凡一百五十餘日。極順風。一百二三十日夜。亦可至。不順風。有遲至半年以上者。蘭鄰外自西北而西南更轉東北而至廣東。海中所屬島二十六處。皆其埠頭。多他國地。據為貿易聚集之所。一曰埃倫。二曰彌爹喇。三曰急時煙士。四曰那古士哥沙。五

曰間掔吶。六曰的𠯈士。七曰散打嗹。八曰金山。九曰士嬌也。十曰急卜碌。十一曰罵利加時祿。十二曰罵哩諭。十三曰息𠯈釐。十四曰士葛打剌。十五曰煙。十六曰望邁。十七曰士啷。十八曰秼打喇沙。十九曰孟呀喇即孟加剌。二十曰磨面。二十一曰檳榔嶼。二十二曰罵叻移。二十三曰新地波。二十四曰路士倫。二十五曰班地文。二十六曰噗士㕘釐耶。以上諸島。皆唊咭唎埠頭。設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不等。遞相聯絡。諸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為國。或為賀蘭利國埠頭。非其所屬。亦有不能詳者。前供噴叻即息辣。同望結係二處。皆賀蘭埠頭。因賀蘭亦有紅毛之稱。

同一貿易。故並雇用。其黑夷非暎屬也。吽勝油者。黑夷之通稱。即華言無來由也。海中諸國。最强大而為暎咭唎所畏者。一曰咪唎㗰。華人稱為花旗。在的脍士之西。二曰咈嚾哂。皆地土大於暎咭唎。而船礮如之。亦好貿易。與賀蘭黃都。大西洋。俱在廣東通市。頗恭順。咈嚾哂船少。近年未至。此其海路之情形也。其陸路自蘭鄭外。並無土地東北東南隔海之國甚多。顛林所知者曰士林國。羅要國吻倫國。顛參一名黃都國。什卑厘國。揵地厘國。皆在其東北。土壤相接。北即北海。氷厚二三丈。極寒。人不敢往。又有賀蘭國。箏打倫國。米莉㯳國。咈嚾哂國。又稱勃蘭西國。大西洋

國。鄂沙爾國。布路沙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的記國。皆在其東南。國亦相接。問以俄羅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隔賀蘭黃旗之東。有羅沙國。又東南有北叩思國。似即俄羅斯地。而字有別音也。賀蘭黃旗二國。最近暎咭唎。隔海相距一千二百里。諸國皆不相統屬。賀蘭頗為暎咭唎欺淩。每倚咈囒哂為援。則與暎咭唎。固外好而陰忌之。未必聽暎咭唎越其國。而與俄羅斯貿易。此暎咭唎以東隔海諸國之情形也。其王既為女主。議國之大臣曰馬倫侍。其在浙江之統帥人。名沙連彌噗嘶嗔。其官為比利呢布顛利衣彌。一切兵船。聽其調派。其次主兵官為督你

嚹。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噶又主船政官為押米嘍。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啞敕力巴敦時。噗嘛喳係一等官。年得俸銀一萬圓。以下分等遞減。其在廈門者。官為善用勒彌沙。人名時蔑。又稱士㓜。乃主船政之官。其在廣東之香港者。又為馬釐士列。即馬禮遜。其人名贊臣。武官為善用哈沙。其人名禮也時。皆授自國王。而聽命於噗嘛喳。又有呷嗶㕧亦主船政。又稱急敢。亦授自國王。或有自以官授之。而報命於王者。凡三桅大船。黑夷以六頭目管之。一正五副。二桅中船。黑夷頭目三人。一正二副。小船黑夷頭目二人。一正一副。正頭目夷言沙冷。副頭目夷言㬡低。此次

大小夷船百餘隻。實在兵船連火輪船七八十隻。內多即貿易之舟。配以夷官。改作兵船。其兵皆黑夷。雇自各島。共約四五萬人。每月工資番銀二三圓至十圓不等。至同來兵船。見顛林被獲。是否逃回浙江。抑往廣東。無從追問。臣伏思逆夷兵船。半即商舟。人眾數萬。月費工資數十萬金。夷商俸銀。夷眾口糧軍裝火藥。月費亦數萬。船本貨本又數百萬。計犯順已逾二年。費亦不下二千萬。夷以貨財為命。今既閉關。其貨不行。所在私售無多。價亦大減。主客異形。逆夷雖富。何能久支。噗嚇嗹始冀為義律故智。思得所欲。既不可得。且人船喪失。所耗益多。其情勢必絀。饑而求食。

乃更揚言與師大舉竊恐其衆將離未必復能久持也然賊窮必有變計臣等防守不可不益加嚴其餘各條皆如前供地名人名繙譯殊難漢人或通其語而不通其文顛林能作畫乃令圖其國所屬及各國形勢惟東北旱路伊所未至又回部絕遠故不得其詳漢奸五人中鄭阿二最通夷語黃舟能漢字乃使鄭阿二傳顛林之言以廣東土音繙譯出之間有誤者顛林似亦覺之而每指正其誤更使律比等觀所繪圖點首察其情形言似可信謹遵
旨將紅夷頭目顛林及彩長一律比二吧底時三秤囙諫坭副頭目怒文白夷頭目伊些駱黑夷頭目毋滿繙譯供詞之漢

奸黃舟鄭阿二。又前次所獲之黑夷頭目咀唎啞。及哈吻吻嘛共十一名。嚴行禁錮。候

旨辦理。設有大幫來臺。仍照前奉

諭旨。准予相機酌辦。以免內變。其後獲之紅夷肐哩等三名。白夷舊錫莫哩等十名。黑夷病斃二名外。現存吳炳油等二十七名。同前獲病斃外。現存之黑夷沙喲等九十九名。共一百三十九名。恭請

王命。在郡正法。以振

國威。而快人心。並將所繪嘆夷各國地圖考證諸書。進呈

御覽。

暎咭唎國又稱英機黎。或作膺吉黎氏。通稱紅毛。在大海極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國都名蘭鄰。北枕大山名哀鄰隔海而南。與賀蘭咈囒哂大呂宋鄰近。相去皆千餘里。又有咪唎㗰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約萬餘里。國皆强大。不相統屬。惟大呂宋稍弱。近中國之屬島名小呂宋者。久為暎咭唎所據。不能爭。近七十年。暎咭唎謂其地少利。呂宋始以金贖回。賀蘭亦常為暎咭唎侵凌。倚咈囒哂為援。咈囒哂又大於暎咭唎也。然咈囒哂人不善經商。今廣東貿易之夷。自大西洋外有暎咭唎咪唎㗰賀蘭黄鄰咈囒哂諸國。惟暎咭唎船多。年常六七十艘。諸國無公司。獨暎咭唎有

之。公司者。其國王自以本錢貿易故名。諸國至廣東。十三行商公建樓屋居之。如客寓。諸夷商去來無定。非如大西洋之常住澳門也。暎咭唎通商廣東。自云二百餘年矣。暎咭唎王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東南城外。車行半日即海。本國雖不甚大。其人精巧。善製器械。以其强黠。脅制海中小國。皆為屬島。自王城稍西。海中一島名埃倫。又南為彌爹唎。王城至此。舟行十五晝夜。彌爹唎之西北一島。名急時煙士。又西北為耶古士哥沙。又西南為闆孥咁。皆其所轄。彌爹唎之西南隔海一大國。名咪唎堅。即華言花旗國之北境也。其北至南境。地大於暎咭唎數倍。船礮如之。暎

咭唎入中國。必由其海面。故畏之。而於咪唎㗼之東。據一小島。名的賒士。設埠頭。又於的賒士隔海相對一高山。名散打嘘。亦設一埠頭。又於散打嘘之東。名金山。設一埠頭。三處相望。其用心之密如此。義律即的賒士人也。自散打嘘而南。為士嬌也。自金山而南。為急卜碌。即海國聞見錄所云呷也。蓋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盡處。由彌爹唎至急卜碌。舟行轉向東北。初為罵利加時架。更東北為罵哩詢。又東北為息賒釐。又北為士葛打喇。又北為煙。其東為望邁。自急卜碌至望邁。舟行五十日夜。更自望邁而南為士唧。又東北為袜打喇沙。北為孟呀喇即孟加剌。又東南為

磨面。又南為檳榔嶼。一名新埠。又東名為罵叻格。即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滿剌加國。為佛郎機所滅。後歸賀蘭。暎咭唎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倫。與賀蘭互易而有之。乃於其地之西。新開檳榔嶼。為大埠頭。又東為新地波。自急卜條至此。本皆黑鬼地。而暎咭唎據之。總稱叶勝油。華言無來由是也。自望邁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東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東。七日夜即廣東。明史西洋利瑪竇言其國至中國九萬里。暎咭唎又在其北。海道可知矣。罵哩詢之極南。又有路士倫。又東北有班地文。又東北有蝶士爹厘耶。皆暎咭唎屬島。古自他國。以為聚積貿易之

所謂之埠頭。蓋華言也。自埃倫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島。皆設官主之。諸島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三千里。勢相聯絡。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為國。或為賀蘭及他國所屬者尚數十。而以咲咭唎為最。此其海路之形勢也。其陸路自本國外。並無土地。國之東北。隔海而地相連者。為士祙國。羅委國。叻倫國。顛參國。一名黄都國。更東為什皐蔓國。又東為捷地蔓國。其北即北海。極寒。氷厚二三丈。盛夏不解。人無敢往者。其國之東南。隔海而地相連者。最近之東為賀蘭國。自此而南為筝打倫國。米莉蘊國。咈囒哂國。捷羅耶國。布度基國。布度基即華言大西洋國也。廣東澳門即

大西洋所居。納稅設文官。名加文啦。華謂之番差。武官名咖你蚼。華謂之兵頭。賀蘭之東。迤南為猵沙爾國。布路沙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又東為的記國。自西洋以東。如大呂宋埃地利記利時布路沙至的記諸國。皆沿中海。此其國以東陸路之情形也。問以俄羅斯及回部其人皆茫然不知。惟言賀蘭之東北為羅沙國。又東稍南為北叨思國。與海國聞見錄載俄羅斯隔普魯社即係黃郝賀蘭之境相似。乾隆年間俄羅斯女王。即西洋國之女。則其相去當不甚遠。特地名字音各别。或即所云羅沙及北叨思也。顛林未至東北諸國。故不能明。然其所繪圖。與康

熙年中。西洋人南懷仁之坤輿圖說。乾隆年中。總兵陳倫炯之海國聞見錄形勢大畧相同。二書皆收入

四庫中。可以參考。故大學士臣松筠嘗為臣姚瑩言。俄羅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暎咭唎貢使瑪嘎爾言。今俄羅斯之哈屯汗。本大西洋國女。乃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兄襲汗。娶以為妻。然則俄羅斯與大西洋。世為婚姻。暎咭唎本近大西洋。婦人為王。其俗同。人之狀貌又同。則其近可知。俄羅斯人有在京者。傳詢當得其實。然暎咭唎既隔海。而俄羅斯尚隔黃都賀蘭啼囒哂諸國。未必與暎咭唎交結。故顛林及律呀皆不知之。若回部則以南懷

仁及陳倫烱之圖考之。相去甚遠。所隔國尤多矣。至的記之東為巳羅。又東為茂加。又東南為也加喇。又北為亞巴駼。又東北為煙你士丹。皆烏鬼地。其自的記轉南沿中海而西者。為衣接埠頭。為禮畢蘆。為埃治也。為都利士埠頭亦皆烏鬼地。正與海國聞見錄形勢相同。顛林言伊船內本有四海各國全圖。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據所能記憶者圖之。其言或可信也。至其立國。自稱一千八百餘年。本屬興猶然國俗王死無子。則傳位於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後立之。實已數易其姓。而國人猶以為其王之後。足見夷俗之陋。道光十八年。其國王死。無子。復無女。乃傳位於姪

女。名役多釐里也。今二十二歲。招夫丙次阿不尔。稱為邊

噠士丑彌。猶華言駙馬。生一子。今年二歲。異時女王死。即

立為國王。邊噠士丑彌不理國事。大臣則有三大臣在女

王左右議決之。其第一者名馬倫侍。極貴。次二人不知其

名。其國文官少。武職多。大埠頭設文官名羅洛堅。如中華

督撫。中埠頭設文官名沙外康叨洛堅。如中華知府。小埠

頭設文官名末士洛云。如中華知縣。諸埠頭俱有大武官

名馬凝接。如中華總兵。其餘武官不可悉數。此次統兵至

定海之統帥。其人名沙連彌噗嘛喳。其官為比利呢布顛

剃衣彌。最貴。一切由其調度。各官雖授自國王。有事故則

噗嘶喳達代。其次主兵之官為贊你嚁。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嚧。又主船政之官為押米嘍。其人名沙外康巴加。即恩亞勅力巴敦時。皆在浙江。其在廈門管船者。官為善用勒彌沙。人名時茂。又稱士勿。在廣東香港者。又官為馬塵士列。華言為禮遜。其人名贊臣。武官為善用哈沙。其人名禮也時。凡管理貿易及船政官。皆名呷嗶嘥。即明史所稱加必丹末。又稱急敦。如華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頭目有正副。正名沙冷。副名燉低。大船一正五副。中船一正二副。小船一正一副。此次至內地夷船。名百餘隻。其實不過七十餘艘。且多貿易之船。配以夷官。非盡兵船也。又火輪

亦不過十隻。用以急遞信息。爲諸船導引黑夷皆雇自諸

島。月給工費番銀二三圓至七八圓不下數十萬。其官自

噗嘀喳年給俸銀一萬圓。以次遞減。小者亦數百圓。凡造

一船。費數萬計。礮械火藥。貲用尤多。開市後洋貨不售。有

私售者。貨價大減。用兵日久。復多喪失。亦自苦之。其女王

之出。戴金絲冠。四面綴珠。身衣紅色哆囉嗹長袍。或羽毛

爲之。胸前繫金珠爲飾。乘大馬。上用平鞍。後有靠背。左右

扶手。前後隨者。有步有騎。夷人見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額

上毛數莖投地爲敬。其國人肌膚皆白。長身猫睛高鼻。類

在京之俄羅斯。而髮拳黃。故稱紅毛。亦有肌白而髮黑者。

不貴也。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淨髭鬚。其產鴉片煙土者

凡三處。一爲的訖。二爲望邁。皆出小土。每塊重六七兩。惟

孟加剌出大土。每塊重四十五六兩。海外諸國貿易。皆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自洋布哆囉嗹羽毛。紅木紫檀花梨冰

片。龍涎香。海參燕窩丁香油之類數十種。鴉片特其一兩

望邁。孟加剌。皆暎咭唎埠頭。故其國貨船。此物獨多。各國

人皆不食。即暎咭唎亦自不食。惟華人及黑夷多嗜之。凡

貿易諸船。皆商賈自爲之。王收其稅。亦有領國王本錢者。

謹據夷因顛林律比供及圖說以諸書如此。

諭軍機大臣等。邊洪阿等奏。覆訊夷供分別辦理一摺。前因暎夷

就撫。請釋俘因。有旨諭令該總兵等。將臺灣所獲夷俘。除業經
正法外。餘即解至省城。由怡良等轉交收領。計可先行接奉。本
日據奏。覆訊各夷供詞。將夷目顛林等分別禁錮正法等語。著
該總兵等仍遵前旨。將現在未經正法各夷人。派委員弁妥速
解省。交怡良等轉交該夷目領回。該總兵呈進暎咭唎地圖及
圖說一件。均已覽悉。

庚寅。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夷船連檣退出。蘇省防兵。亦陸續撤回。該省
糧臺。即應裁撤。改為報銷總局。所有製造戰船。鑄造礮位。著耆
英程矞采督同各員。實力講求。認真籌辦。仍遵前旨。不必拘守

舊章。以因地制宜精良適用為是。其軍需局從前支用款目。及善後各款。應辦報銷。仍著耆英程矞采按款勾稽。覈實造報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前奉

上諭。所有天津及各海口一帶。善後事宜。即著訥爾經額督同天津道陸建瀛及文康。體察地方情形。悉心籌度。妥行辦理等因。欽此。竊維天津密邇

京師。其海防倍重於東南。而與東南各省情形。亦迥不相同。蓋山東之廟島。奉天之旅順口。遙遙相對。宛若門戶。自狼坨子至山海關。袤延千餘里。均在門戶以內。較大洋水面稍窄。故俗稱為海袖。中間並無島嶼。僅有近山海關之清

風㠀金山嘴赤係小㠀至於大沽以南之祁口河北塘迆北之澗河口等處稍可寄碇避風無甚障蔽不似東南洋面島嶼重疊港汊紛歧可以設伏藏舟而各大小口門又俱有攔江沙為之鈐束船隻喫水稍深者出入即不靈捷是以從前水師屢裁臣莅任後歷派文武員弁出海查勘竊見北洋形勢不宜水戰而近畿重地更不可輕於一試總以賊不敢來來不能入為上策故於守則嚴防口岸雖尺寸不敢疏虞於戰則兼練水兵與馬步相為表裏自天津郡城以及沿海一帶先後奏添新兵六千五百名以資防守而省征調並於沿海添設墩臺營房烽堠相望聲息

相通。而且查商船以杜外奸之潤入。編保甲以絕內匪之萌生。次第經營。已非一日。實於籌防之時。即備善後之事。但就其中酌加損益。妥定章程。俾能簡要易行。經久足恃。則視無賊如有賊。各海口固於金湯矣。茲謹析為禦外者八條。清內者七條。經費一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練兵必兼水陸也。向來天津原有水師。業經兩次裁撤。此時若議復設。則須增添總兵以下官員。並建造衙署等事。無論經費浩繁。其究竟能否得力。尚不可知。臣愚以為所貴乎水師者。以其能出入海洋。於水中取勝也。現在沿

海各營兵丁。生長水濱。大半皆習水性。若擇其善於鳧水者。在海河之內。勤加教練。使之由淺而深。由暫而久。其不能者。亦以所制水帶繫之腰間。令其演習。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編為水隊。蓋禦賊於水中。鬬力不如鬬智。既有熟嫻水藝之兵。或扮商漁以誘之。或乘昏夜以擾之。皆可出奇制勝。其船上柁工諸色人等。均以水兵選充。如此則不必有水師之名。而已收水師之用。斯水陸兼防之道也。

一備船務在適用也。南北省海岸口門。深淺不同。即以大沽海口而論。攔江沙上。大潮水深丈餘。小潮水深僅止數尺。如長十餘丈。寬二三丈。高深二丈以外之船。喫水一丈

五六尺者。即不能出入。茲就北洋情形。度其最靈北人便於操駕者。莫如本地之商船。查商船乃係自造。工料一切倍加慎重。較之官船。尤為堅實可用。前署閩浙督臣長齡。因戰船笨重。奏准照商船改造。取其靈捷。是即明證。蓋水上決勝。但宜以小制大。以多制少。以暗制明。較為得力。今擬用商船。惟取其木料堅厚。駕駛靈便。令彼自洋面見之。仍與尋常商船無異。則我可以施其機謀以操勝算。

一巡哨必須聯貫也。查每年自開河起至封河止。分為上下兩班巡哨。每班分月輪轉。以均勞逸。總以一月一出入為限。南至山東。北至山海關奉天等處。其船隻大小各編字號。

出哨回哨日期。俱報天津鎮道查覈。隨時會銜具詳。兵丁在洋。准其打網捕魚。以資調劑。如有洋匪竊發。該兵丁等或能捦捕。或擊破賊船。分別鼓勵。儻泊船近洋。不能追探。一經查出。官弁照例嚴議。兵丁責革。至奉天。山東兩省。原有會哨之例。若直隸一併會哨。則三省連為一氣。更形周密。

一偵探不可稍疏也。查上年籌辦防堵。曾於大沽設有望樓。沿海各設墩臺。安置烏鎗。以備瞭望而通聲息。惟大沽望樓。高至六丈有餘。風雨剝蝕。繩易鬆朽。擬每年易繩一次。勿令傾毀。其沿海墩臺。相去均不過數里。責成附近營

汛。以時瞭望。如偵有賊船。晝則放礮為號。夜則舉火為號。一處發覺。處處傳警。百里之間。呼吸可通。庶足以濟哨船之窮。

一防兵須練馬隊也。騎兵衝突。本北人之長技。用於海防。備賊登岸。以為後路兜勦。洵足制勝。惟征調需時。且海濱水土鹹濕。滿蒙官兵多有不慣。其勢可暫而不可久。況沿海一帶。夏秋之間。平曠正道。率多泥淖。車馬必須繞路而行。所謂客兵。路徑不熟。尚難得力。若以本地新兵之驍健者。兼練馬隊。則其道路之曲折險易。既所熟習。遠近抄襲。隨處可用。茲擬於新兵六千五百名內。挑選二千名。專練

馬隊。使之專習馬上鳥槍。俾得悉成勁旅。沿海之聲勢既壯。即本省附近有警。皆可征調。並省外調之爨。

一礮兵必有專責也。查兩年防堵各處礮臺。大小礮位。每礮定以三班。一班五兵。使之演放。設標打準。其精熟者已不乏人。現雖撤防。而前功未可棄。應將熟諳施放取準之弁兵。編為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定期演練一次。仍設立標準。每發必中者有賞。庶已能者既可益精。而未能者亦可學習。所有礮彈礮架等項器具。俱隨各礮責成該弁兵收管。如有損壞。該管將官查辦。徇縱者一併處分。

一防兵之輪班宜定也。查直隸各海口。每年照論節氣早

晚。約於二月十五前後開河。十月十五前後封河。計自三月起。至九月止。共七個月。若以沿海新舊兵丁。全數巡防。未免涉於張皇。而經費亦難籌畫。應即於各營內分起輪流。酌以七百名為一班。每月以一班到防。周而復始。即於操練水陸技藝之中。責以巡防之事。查各海口。以大沽北塘。山海關。三處為最要。而大沽尤為閩廣等省船隻出入之所。自應加倍嚴密。茲擬於大沽海口。添撥兵三百名。北塘添撥兵一百名。山海關添撥兵一百名。其餘各小口墩臺營房。共添撥兵二百名。均令按班輪防。無分晝夜。以資守望。惟海濱瘠苦之區。所支名糧不敷日用。其在防者。除

支食名糧外。擬每人每日。津貼制錢七十文。以每月七百人計之。一月需制錢一千四百七十串。計七箇月。共需制錢一萬零二百九十串。其在汛者。仍止支食名糧。如此則巡守嚴。勞逸均。而費用亦節矣。

一設伏之器具宜存也。自軍興以來。陸續置備軍器火器。建築礮臺土埝。並設伏之鐵鎖鐵蒺藜鐵鹿角木筏杉條樹株鐵錨石塊滑杠繩纜水缸魚網桐油葦草等項。皆係兩載經營。始能齊備。若已撤防除礮臺土埝各項。另籌歲修。軍火器械。另行分處存貯。其餘零星物件。酌量變價外。如鐵鎖鐵蒺藜鐵鹿角鐵錨木筏魚網之類。或非頃刻可

辦。或亦不能變價。擬於礮臺前後。交營員擇地收存木筏為用最利。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置礮。照賊來路施放。船無不損。海河內之所必需。但紮縛非旦夕可成。而海水鹹濇。繩纜易敗。封河後又不能不解散另置。擬將原筏通盤改厚。併百餘筏為數十筏。每年開河之後。紮縛置水。以備緩急。其封河之先。仍舊解散存貯。交營收管。以上各條。皆所以禦外。古人籌海之方。必謂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則彼之趨避無準。擊賊於內洋。而不使近岸。則我之藩籬自固。茲擬水陸兼防。實用其意。再查洋禁之嚴。有宜防於外者。有宜防於內者。而外奸由內伏。內

伏不除。則根株不清。謹擬數條於左。

一本地商漁船隻。不准偷越外洋也。查天津甯河等處商船。向例祇准赴奉販運糧石。由天津道於臣衙門請領糧照。填給收執。回棹呈繳。不准乘機多販。私越外洋。其漁船領有漁票。亦不准遠越重洋。誠以

畿輔海疆。較之東南各省。更宜嚴密。嗣後天津甯河商船。擬飭天津縣遵照定例。查明該商是否殷實土著。及柁水人等。有無匪徒等情。出結報齊。其所領赴奉販糧執照。祇准赴奉販運。如查有私越外洋者。罪其船主。應即咨明江浙各省。如來年開河以後。彼處口岸。有天津甯河船隻前往

貿易者。令該地方官查明。執照不符。即稟請移咨本省。除將該船主重治外。以後即不准該船再行出洋貿易。以杜流弊。仍飭天津道督同兩縣海船戶長。於商船歸塢後。諭令各船主將其船隻一體編列字號。開具花名清冊。送道備查。各船尾標寫某字某號。以為識認。漁船無論大小。一律照辦。仍取具船主船鄰並無奸匪偷漏夾帶等情切結。俟開河之時。天津道赴海口親查。以昭覈實。

一閩廣商船停泊處所。宜酌量變通也。查自大沽至天津郡城。陸程約一百餘里。水程約二百餘里。其間曲折紆迴。兼之風潮不常。閩廣船大載重。往往從大沽入口。半月方

能抵郡。及到郡城停泊。連檣排比。以每船五十人計之。柁水人等。約在一萬上下。今夷務甫平。一切宜籌善後。雖該商船並無不法情事。前後奏定章程。已在在嚴密。而防微杜漸。不厭周詳。擬於該船到口。照舊收取礮械。查對票照。封艙放行後。即令在葛沽一帶停泊。聽候鹽政及天津道查驗。貨物即由該商自雇小船。撥運到津。投行貿易。本船不必抵郡。如船主客商。有與津郡字號交易事件者。准其赴郡。如此變通辦理。則該商船不致以風潮不順。稽延出入。而郡城肅清。於生計亦無窒礙。即令風鶴有警。外用大沽之兵。內用郡城之兵。勢成夾攻。確有把握。再查向來閩

廣商船到津。天津鎮道。會同查驗。有無違禁貨物。並各委員弁帶同兵役彈壓。將來移泊葛沽。該處僅有巡檢一員。千總一員。不足以資彈壓。應仍由臣並鎮道妥派員弁。帶同兵役梭巡。鎮道不時稽查。

一上海寗波等處商船。宜酌定稽查章程也。查天津所有南貨。均由上海寗波船載運。該船柁水。每船不過十餘人。且非大幫並來。與閩廣商船共七月同時齊至者有間。但該二處。已准暎夷通商。則稽查亦應酌定章程。以昭慎重。擬嗣後上海崇明。寗波等處沙船。販貨赴津者。應於向例請領票照時。由地方官取具該船領事。並無夾帶奸匪甘結

即於票照內鈐印處所。用一已取領事甘結字樣印戳。以便抵津入口時。查驗放行。如查有夾帶奸匪等情。一面提究領事。一面飛咨該省。查辦船主。蓋船主均係殷實之家。其領事又係一船柁水信服之人。責成船主領事。是為要領。

一夏秋之間。總兵應仍駐大沽也。查夏間南風司令。海潮日長。偵探巡哨。務宜嚴密。現議一切船隻。只准停泊葛沽。彼處離郡城較遠。必資大員彈壓。擬自五月始。至八月止。令天津鎮總兵仍駐紮大沽。督飭將備巡哨偵探。彈壓稽查。以昭慎重。

一城鄉義勇各局。宜仍其舊以資保衛也。查天津郡城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沿海村莊。亦切近水濱。舟楫四通八達。人心無定。兩年防堵以來。經臣嚴切指飭。派委妥員。編查保甲。以清內奸。即於編查之時。遴選各處紳耆作為董事。曉以自固藩籬。眾志成城大義。計郡城關廂內外。原分二十堡。每堡設一義勇局。每局或三四十人。五六十人。不等。均係各衛各堡。不供差使。不支口食。以董事領之。每月官為點驗一次。甲堡之人。不得溷入乙堡。俾免淆亂。其自海河南北兩岸。至於大沽海口。共立六十局。章程亦如之。是以軍書絡繹。兵馬交叢。而漢奸無從溷迹。民間安堵如

常。現雖撤防。而此項義局。不費官錢。不妨民業。行之既久。且可以化頑暴而靖閭閻。擬仍循其舊。以符守望相助之義。

一場竈造鹽民夫。宜倣保甲之法。仍舊編查也。查沿海鹽灘。向為竈戶造鹽之處。用夫孔多。大半四方傭趁無業之人。藏奸最易。兩年以來。經臣與鹽臣督飭運司委員編查年貌細冊。各場俱臻安靜。著有成效。擬請嗣後仍飭運司督同委員編查。定為永遠章程。庶奸匪不能溷蹤。於海防實有裨益。

一大沽地方。宜設海防同知一員。以資彈壓也。向來大沽

海口。設有海防同知。嗣因裁撤水師。一併裁汰。今擬照舊設立海防同知一員。作為題缺。專司稽查出口入口船隻。查驗票照。並有無夾帶違禁貨物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詞訟。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惟官有定額。未便議增。應於本省簡僻同通內。酌裁一缺。其應建衙署應設吏胥等件另議。

一經費必應豫籌也。查購備商船。大小總須二十隻以外。每年修艌船身。整理桅柁。添補繩纜等物。並津貼弁兵賞需。以及修補礮臺。塗木筏望樓等項。種種需費。擬請於鹽綱加價銀內。酌撥二十五萬兩。以五萬兩作為目前購

備船隻建造衙署等項之用。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按月一分計之。每年可得息銀二萬四千兩。約以八千兩陸續歸本。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撙節支用。如有贏餘。統於年終報查。儘數存儲天津道庫。歸入交代。歲積月增。經費漸充。設遇徵調。附近營分兵丁口糧。即可於此內撥給。不致動需正款。再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甚多。擬分飭各府州縣妥為清查。招墾納租。所收租銀。亦可作為津貼防費。

以上十六條。如蒙

俞允。責成天津鎮道及候補道文康次第遵辦。此外如尚有未盡

之處。仍隨時增補。至於水陸兼防。惟在訓練之精。內奸不萌。惟在稽查之密。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若奉行不實。則紙上空言。雖切何補。臣惟有竭盡愚誠。督同鎮道。選將練士。察吏養民。務期層層覈實。事事認真。行之一年。必使有一年之效。庶

畿輔重地。戰備修明。以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

硃批。軍機大臣等詳細妥議具奏。

十月辛卯。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伊里布自

江省前赴粵東。於本月初四日。行抵浙省。詢知定海夷船靜謐。夷酋羅伯聃等。至郡晉謁。欲俟噗嚥喳到後。相視建設夷館基址。所帶人數無多。情甚馴順。臣伊里布以浙省現無應行商辦之事。遂易換船隻。於初五日另起程前進。是日亥刻。臣劉韻珂接據甯紹台道鹿澤長稟稱。初一日噗嚥喳到郡。與該道相見。執禮甚恭。惟據嗎禮遜呈出照會一紙。內稱該夷前在江甯。曾說定耆英赴粵辦理一切今聞耆英已放兩江總督。祇臣伊里布一人赴粵。似與前約不符。又前議條款內。有漢奸一概釋放。謄示天下之語。今未見頒貼謄黃。不知何故。是以備具照會。囑該道轉呈

臣劉韻珂代為奏請仍令耆英赴粵查辦。並將釋放漢奸一節。頒發謄黃等詞。該道當以中國體制。惟
恩赦大典。及豁免錢糧等事。方用謄黃布告天下。此外尋常
恩旨。不在此例。令漢奸已邀
旨免罪釋放。不能再請謄黃。至粵東稅課事宜。現有臣伊里布前往辦理。與耆英往彼無異。並未有爽約。且此事臣劉韻珂本末與議。萬不能代為轉奏等語。向各夷反覆開導辨論。至一時之久。各夷無可置喙。始將照會收回。詎嗎禮嗟旋又往見。復呈出照會一紙。以臣劉韻珂既不便代奏。伊等不敢強求。惟求轉咨耆英自行奏請。並求將釋放漢奸一

事。設法妥辦。該道以該夷堅求轉呈。不便拒之太甚。且該
夷已自向耆英照會。固拒亦屬無益。將該夷照會一件。一
併呈送查覈酌辦等情。臣劉韻珂查閱照會。與鹿澤長所
稟無異。伏查耆英前於該夷在江之時。雖有前赴粵東之
說。但未經奉有
諭旨。不得即指為成約。現在臣伊里布已奉
命赴粵。耆英雖簡督兩江。仍奉
旨會籌江浙閩三省通商之事。亦與赴粵無異。該夷自應速赴粵
東。聽候臣伊里布到彼。逐一籌辦。何得復以耆英同往為
請。惟夷性多疑。而又自謂素重信約。今因耆英先有許以

赴粵之說。復行中止。意以中國不能踐信。疑有他故。是以

一再籲求。以觀我中國之舉動。該夷意已堅執。必欲得所

請而後止。臣劉韻珂若復以不便轉咨向覆。則該夷疑忌

愈深。設因此另生枝節。於

國家大局殊有關繫。即不然。而江浙相距甚近。該夷復駕火

輪船隻。直至江甯。向耆英面懇。則夷船既退之後。復又竄

入長江。搖惑觀聽。震驚民心。亦屬不成事體。二者實皆可

慮。時臣伊里布行程離省甫及百里。臣劉韻珂因夷酋既

未赴粵。即臣伊里布早至該省。亦屬無益。當即專員邀留

逐加商榷。彼此計慮相同。現已備錄該夷照會。移咨耆英

酌覈辦理。一面將業已轉咨緣由。向該夷照覆。並以耆英

現在奉

旨會辦江浙閩三省通商之事。經理者仍屬夷務。與前往粵東無

異。且臣劉韻珂與閩浙督臣怡良江蘇撫臣程矞采等。尤

未與聞撫議。一切俱未熟悉。令耆英與臣伊里布二人。一

留江省。一赴粵東。彼此可以隨時關會。粵事一定。則江浙

閩之事。亦因而全定。毋庸更端。正係

皇上懷柔遠人。欲期迅速蕆事。俾該夷等可以及早歸國。並在各

省早設馬頭之至意。該夷等亟宜仰體

聖恩。不應再有干請等詞。向該夷剴切曉諭。並令鹿澤長面為勸

導。臣伊里布即在省暫駐。如該夷釋然無疑。不復以耆英
偕往為請。臣伊里布即當星馳赴粵。否則再容具奏請
旨。至該夷所請釋放漢奸領發謄黃一節。前此臣伊里布與耆英
向該夷議撫之時。本有此約。業已載入條款。謹呈
御覽。奉
旨允行。移咨到浙。臣劉韻珂恭繹
諭旨。並無飭令刊布謄黃之語。是以祇將漢奸釋放。未經謄黃張
貼。今該夷照會內。既求轉咨耆英奏請。又面求鹿澤長設
法妥辦。是其意念甚堅。但此事似覺稍有流弊。現就該夷
設法妥辦之語。另求善全之策。已會同臣伊里布聯銜出

具告示。以歷次所獲夷俘漢奸。業已遵旨釋放。嗣後軍民人等。不得再行查拏等詞。發至甯波等處張貼。庶與勝黃稍有區別。亦藉塞該夷之請。已於照覆該夷文內。將此事敘明。該夷能否不復再請勝黃。亦俟覆到再行察辦。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等奏。接據夷酋照會。酌量辦理一摺。該夷以耆英已授兩江總督。祇伊里布一人赴粵。疑與前約不符。懇請一同前往。業據劉韻珂移咨耆英。並該夷亦自向耆英照會。計該督接到後。自必酌量情形。覆咨到浙。伊里布現駐浙省。著俟耆英覆到。察看該夷情形。如已釋然無疑。即著星馳赴粵。妥

定章程。其釋放漢奸楯發謄黃一節。天朝自有制度。非該夷所
宜置喙。現據伊里布等以歷次所獲夷俘漢奸。業經釋放。張貼
告示。覽奏均悉。亦祇可如此辦理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該夷以耆英已授兩江總督。祇伊里布一
人赴粵。疑與前約不符。懇令一同前往。已據劉韻珂移咨耆英。
該夷亦自行照會等語。著耆英曉諭該夷。以耆英。伊里布。皆係
天朝重臣。一留江省會辦三省通商事宜。一赴廣東專辦一切
章程。庶彼此均可隨時關會。辦理得歸畫一。且閩浙各督撫於
議撫條約。均未與聞。此後應如何設立馬頭。如何按貨納稅。種

槿事件。必得耆英在此。方能就近商酌施行。其所以不赴廣東者。正欲善全此局。並無他意。如此剴切宣諭。看其作何聲覆。或該督另有從長計較妥協辦理之處。著即據實馳奏。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竊臣怡良於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將接到廈港夷目請故夷俘文書。即

據

欽差大臣耆英等道

旨移咨情形。並飛飭臺灣解送來廈。移覆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臺灣鎮道遴摺過泉。並將具奏事宜稟報。稱此摺於五月二十八日拜發。由鹿港配陳湧裕小快船內渡。茲據鹿港廳

稟報該船於八月初五日行抵祥芝外洋為盜船將搭件

劫去茲又補繕發遞當查所報各搭事理中有處決俘獲

夷囚一摺與現在欽奉

諭旨將臺灣夷俘釋放送回辦理室礙該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

一節日望其人之歸茲所存僅止十一人送到後似不能

帖然順受與撫議殊有關繫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達洪阿等奏覆訊夷供分別辦理有旨諭令

將現在未經正法各夷人派員妥速解省交怡良等轉交該夷

目領回茲據怡良等奏臺灣鎮道稟報辦理夷俘與夷目請釋

夷俘情形兩相室礙該夷等均不知有正法一節所賸止十一

人。恐送到後。不能帖然順受。與撫議殊有關繫等語。臺灣兩次
拏獲各夷。在郡正法。均在未經議撫以前。其嚴行禁錮之紅夷
頭目顛林等。現因撫議已成。諭令釋回。達洪阿等接奉此旨。自
必遵辦。著怡良等於解到時。派員送至鼓浪嶼。交該夷目收領。
並取回照備查。儻該夷或有閒言。惟當諭以前此所獲各夷目。
彼時未定撫議。是以依法辦理。即如兩軍臨陣。互有殺傷。事後
復責令償還。斷無是理。該督等務當明白宣示。俾該夷等畏威
懷德。不復有所藉口。是為至要。

癸巳。兩江總督耆英奏。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是月初九日奉

上諭。據程矞采奏。鎮江失守後。文武各員存亡實情。與耆英所奏間有不符。著該大臣確查情節。分別嚴參。同日又奉

上諭。常鎮道周頊所稟失實。著與該處城陷後。未經殉難文武各員。一併查明。再行參奏等因。欽此。當即督同江甯布政使王庭蘭。江安糧道沈兆澐江南鹽巡道積喇明阿詳細覆查。並分委妥員蘇州總捕同知福楙。江甯北捕通判孫炳燡及甫經到任之署鎮江府知府崔光笏。密加確訪。茲據該府查明。前任知府祥麟。於失守後兩次盡節。遇救得生。及理事同知全興。潛遷民舍各情。取具援救祥麟之民人書手。及容留全興之房主。切實供結。並據委員孫炳燡密訪無

異。稟經該司道等覆加查核。詳請分案先行參辦前來。臣
查鎮江文武各員內。常鎮道周項署丹徒縣錢燕桂均係
隨參贊大臣齊慎在城外駐紮。辦理糧臺。迨六月十三日
接仗後。因衆寡不敵。隨同移駐新豐鎮。旋即退保丹陽。並
未入城防守。知府祥麟。理事同知全興。守備盧萬春均隨
副都統海齡。會同各該旗協領等。帶兵守城。嗣因夷船駛
集江干。城門俱閉。祥麟不能兼顧城外。錢燕桂亦不能時
至城中。祥麟因商辦事件。隔城諸多不便。即以兵臨城下。
錢燕桂尚在城外等情。通稟有案。旋經查明錢燕桂係在
城外督辦軍需局務。實非躲避。迨郡城失守。副都統海齡

自縊盡節。該府祥麟力不能支。即投入泮池自盡。當經民人張順馮國榮及府役張鴻段連趙福等瞥見救起。扶入學宮。該府復乘間自縊。又經學書畢道怡門斗盛容解救甦醒。適值家丁尋至。扶送出城。該同知全興。被亂兵衝跌。經家丁扶至監生詹鉞家潛匿。守備盧萬春因騎馬接仗。被火箭射傷馬匹。該備於墮馬壓傷後。經兵丁崔常華張大海扶至民家躲避。均於十六十七等日改裝出城。又丹徒縣典史徐人驥。於城陷後。被夷匪將監犯全行開放。該員不能禁阻。亦即逃出。此鎮江失守。文武各員之責在情節也。先經臣 派委四等侍衛咸齡太倉州知州徐家槐查

取供結。茲復督同司道委員詳查確鑿。應即按其情節輕重。分別叅處。查常鎮道周項雖因委辦糧臺。駐紮城外。未及嬰城固守。惟以分巡監司大員。近在同城。實難寬其失守之罪。且該道職司兵備。於夷船由海入江。未能相機堵禦。尤難辭咎。其稟詳各款。又復失實。應請

旨即行革職。鎮江府知府祥麟先經隨同副都統守城。旋因力屈失守。本應一併叅革。惟該府於城陷後。兩次自盡。遇救得生。查有實據。應請交部嚴加議處。守備盧萬春受傷躲避。典史徐人驥於夷匪開監放犯。未能力阻。均屬恇怯無能。應請一併革職。理事同知全興專司旗民交涉事務。向無

地方之責。惟遇變潛逃。應與裹辦糧臺。未及入城協守之
署丹徒縣知縣錢燕桂。一併交部議處。再鎮江城守參將
陳慶祥先經撫臣程矞采委赴鷩鼻嘴防堵。嗣因夷船乘
潮繞越。馳入京口。復經前督臣牛鑑調回守城。該參將未
及趕到。城已失陷。與失守情節。稍有區別。惟究係專汛武
職大員。應與不能攔截夷船之署京口水師副將孝順武
一併交部議處。至江陰以上各營弁。均於夷船入江。未能
堵禦。惟或因礮力不及。或因地無要隘。容臣親詣察看各
處情形。及該弁等人才技藝。再行分別辦理。

諭內閣。耆英奏。遵查鎮江失守文武各員。請分別革職嚴議議處

一摺。著該部議奏。

甲午。

諭內閣。載銓等奏遵旨定擬奕山等罪名一摺。奕山。奕經文蔚經朕授以將軍參贊重任。特命前往廣東浙江辦理攻勦。自應力矢公忠。勉圖報稱。乃老師糜餉。坐失機宜。辜恩昧良。莫此為甚。奕山奕經。文蔚均著照載銓等所擬。革去職任。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奕山諒已自粵起程。無論行抵何處。著沿途各督撫傳旨鎖拏解京。奕經等前有旨諭令折回浙江。辦理軍需報銷。此時無庸留浙。著耆英。程矞采。劉韻珂傳旨鎖拏解京。交宗人府刑部分別監禁。其經手錢糧之員。飭令留浙辦理報銷。彙交軍

需總局報部。至特依順齊慎本應照部議革職。惟念特依順到省。未經派令督兵接仗。即乍浦失守時。伊亦駐紮杭州。齊慎於廣州被圍時。駐紮佛山。且到浙在後。迨鎮江失陷。尚能設法摸椿。殺斃多賊。尚可稍從末減。特依順齊慎俱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梁寶常奏。查從前舊式礮架笨滯。旋轉不能如意。且木性鬆脆。一經礮發震動開裂。既難取準。又不能再行施放。況從前所用礮位數百斤及一千斤上下者居多。此次添鑄二三千斤至一萬斤以上大礮。斷非舊式礮架所能運動。即五六百斤各

礮架。亦須堅實利用。現係揀選至堅至重之樣木及油椎等木裝作兩層。上層四小鐵輪中貫鐵心。如磨盤式。以便旋轉。下加兩大木輪。四全鐵輪。以憑拉運。中間著力處所。加用鐵條。外包鐵皮。其木輪釘以鐵孔。運用較靈。查大礮之轟擊有準。全在礮架得力。未便因工料昂貴。即為遷就。除一萬餘斤之大礮架。尚須籌議製辦外。其已製造之大小礮架一千五百餘座。內有舊用式樣。另換工料者。有平底兩層四輪中用磨盤心者。有照夷式四輪。兩旁加用滑車以便牽拉進退者。又有照夷船內所用礮署分為兩層者。費用計復不貲。謹將各礮架式樣。繪繕圖說四分。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祁墳等奏。製造礮架。繪繕圖說進呈一摺。據稱大礮轟擊。全在礮架得力。有照舊式另換工料者。有平底兩層四輪中用磨盤心者。有照夷式四輪旁加滑車。以便牽拉進退者。又有照夷船內所用礮架。分為兩層者。運用較靈等語。所有祁墳等進呈礮架圖說各四件。著發交耆英閱看。並詳細體察圖內所繪礮架。何項最為合用。悉心妥議。若不甚相宜。亦著據實具奏。此項圖說。該督接奉後。即各照繕一分。咨交閩浙總督怡良等閱看。是否合用。妥籌辦理。該督仍將發給圖說原本呈繳。

己亥。

諭內閣。牛鑑解到時。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擬罪名具奏。

又

諭。兵部奏。遵旨覈議江蘇鎮江失守各員。分別辦理。鎮江城守營參將陳慶祥。先經該撫委赴鵝鼻嘴防堵。嗣經該督調回守城。該參將未及趕到。城已失陷。究屬策應遲延。著照部議革職。從寬免其治罪。守備盧萬春。未能嬰城固守。乃因傷躲避。改裝出城。著京口水師副將孝順武。未能先事設法攔截。致夷船駛入長江。毫無阻滯。均著革職。交刑部覈其情節。分別治罪。

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㖶夷船隻。出江入海。前經奏明在

案。惟吳淞口外夷船。尚未全數開行。復經會札蘇松太道

詰詢明白。妥為防範。飭令迅速開行去後。茲據該道丞宜

稟稱。吳淞口外夷船。於九月十四十六等日。先後起碇

南去。僅存夷船一隻。至二十四日後。又駛來火輪船一隻。

大夷船兩隻。辦買食物。於十月初三日辰時。全數往南駛

去。現在吳淞口內外。並無夷船等情。正在繕摺具奏。間接

據夷酋噗喇喳文稱。該酋於江省開行時。知臣與伊里布

同赴粵省。會商稅餉事宜。今至定海訪問。臣已調署兩江。

其

欽差大臣關防。交伊里布接受赴省。該酋掛念不已。請臣奏懇

恩施。仍赴粵省。又漢奸難蒙
允准免罪。未奉
頒布謄黃。亦請入奏等情。臣查該酋前在江省時。業經臣會同伊
里布。牛鑑。飭令臬司黃恩彤。四等侍衛咸齡反覆開導。核
定條約。鈐蓋關防圖記。互執為憑。撫局已定。惟通商輸稅
例案均在粵省。是以必須赴粵。體察情形。酌量辦理。以免
藉口。乃該酋輒因臣已蒙
恩簡任江督。未經同往。妄生疑慮。而細繹來文。情詞恭順。是殆未
知臣仍奉
命會商。並不置身事外。亦不知黃恩彤。咸齡業已隨同伊里布。赴

粤幫辦致有此請也。至請

頒布謄黄一節。自係未諳體制。尚非有心要挾。臣業已開誠布公。

備文照覆。並咨會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善為開導。令其速赴廣東。似不致復

生異議。再臣現將署中公事。趕緊稍為清釐。定於二十二

日起程。前赴吳淞口及沿江一帶。察看情形。籌辦善後。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夷船全數駛出。江蘇洋面肅清一摺。據奏

吳淞口外夷船。自九月十四日起。至十月十三日止。全數往南

駛出。該酋來文。已由該督備文照覆。不致復生異議等語。覽奏

均悉。唤夷撫局已定。善後事宜。甚關緊要。該省吳淞海口及福

山狼山並江陰之鵝鼻嘴圌山關一帶層層門戶。有險可憑。果能嚴密備防。天塹豈能飛越。此時籌辦善後。必應大加整頓。毋膺拘泥舊規。該督現已起程。前赴吳淞口及沿江一帶察看情形。著即周歷各該處。相度地勢。熟審機宜。戰船不拘大小。務在堅固。礮械不拘名色。務取精良。各處險要口岸。若僅安礮數位。駐兵數名。全無設伏策應之計。恐臨事仍難得力。必當設法妥籌。臨敵施放礮槍。不可專顧前面。尤須逐層接應。該督甫經簡任。責無旁貸。必須力除錮習。勉副委任。一切善後事宜。悉心妥議具奏。務使兵弁均能用命。器械全數適用。平時不忘戰備。臨事不致張皇。方為盡善。勉之又勉。

癸卯。

欽差大臣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伊里布抵浙後。於十月初八日。接准閩浙督臣怡良福建撫臣劉鴻翱移咨。內稱臺灣所獲夷俘。業於五月間處決一百三十九名。現禁者僅止十一名。該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之事。日望其人之歸。茲所存止十一人。送到後。似不能帖然順受。與撫議殊有關繫。該督撫等已恭摺陳奏。鈔摺密咨查照。並准來函。以送還夷俘人數不足。難保該夷不反唇相稽。且恐咆哮蹂躪。故激事端。以圖一快。在廈之夷目扎娃。不能專伊國之政。非嘆酋不能禁止。囑竊與耆英預向嘆酋說明等因。

奴才當查該夷屢次與我兵交戰。間有弁兵人等。被其擒獲。該夷俱未輒加戕害。今臺灣將所獲夷俘。處決殆盡。難保不藉為口實。惟事已至此。不能隱諱。惟有開誠布公。據實面告。並將處決在先。結好在後各情向其委曲曉諭。或可冀其順受。當即備文向耆英咨商。旋於十六日接准該督咨覆。與奴才所見相同。並面囑奴才親赴寧波。向噗酋面諭。奴才正擬束裝前往寧波。而浙江撫臣劉韻珂已接寧紹台道鹿澤長稟報。有噗酋於初九日開船。旋回定海。十五日前赴粵東之說。旋又據續稟。噗酋已於十四日起程赴閩。是該酋業已離浙。奴才前往寧波。不能與該酋相見。於事無益。

且察看現在夷情。於耆英倍為信服。故一聞該督
簡放兩江。即欲劉韻珂代奏代咨。嘵嘵不已。及劉韻珂委曲勸導。
該夷猶以到閩後再行照會為言。是其心仍有欲求耆英
偕赴粵東之意。今閩省又有處決夷俘之事。而耆英復奉
旨會辦該省通商事宜。恐該夷因此復以耆英前赴閩粵為請。奴才
現已移咨閩省督撫諸臣。囑將處決夷俘一節。向噗酋說
明。並將處決在結好以前之處。婉為開導。奴才又自具照會。
告以現已兼程赴粵。該酋亦宜迅速前往。不可在閩久留。
致稽互市。藉示歆動。或者該夷急欲通商。不復另生枝節。
亦未可定。

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里布等奏夷酋開船赴閩。並接准閩咨。酌量辦理各等語。覽奏均悉。夷酋開船赴閩。或因福州廈門設立馬頭。親往籌辦。亦未可知。其臺灣正法夷人。係在該夷未經就撫之前。現有釋回夷俘。可以詢知日期。並非天朝失信於外夷。已有諭旨。今怡良等剴切開導矣。現在伊里布已由浙赴粵。該夷酋以通商為急務。所有一切通商事宜。著伊里布會同祁𡎴梁寶常詳細籌畫。務臻妥協。總當於俯順夷情之中。仍不失大體。方為盡善。至條約內所許給銀兩。尤為緊要。該大臣抵粵後。著即會同該督撫籌商款項。按照條約所載。如期交付。勿至臨時措辦不及。以致該夷有所藉口。復啟釁端。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等奏。夷酋開船赴閩。並伊里布起程前赴粵東一摺。該夷前有照會。欲仍令耆英。與伊里布。同赴粵省。會辦稅餉事宜。並請釋放漢奸。頒發謄黃。昨據該督奏稱。業已備文照覆。似不至復生異議等語。該夷酋接該督覆文後。作何聲覆。是否已有成說。不至再生異議。現噗鼎喳帶同嗎禮遜開船赴閩。其覆伊里布等文內。則稱所請耆英赴粵之事。此時正在開船。未能詳悉照覆。措詞殊屬含混。恐其中必有詭謀。至釋放漢奸一事。業經明白曉諭。而嗎禮遜猶以謄黃為請。是其心尚不能釋然無疑。如該酋到閩後。仍以耆英赴粵為請。或稍露要求挾制

情形。怡良等自必飛咨該督。即斟酌現在情形。如必須親往閩省商辦。方能妥協。即一面奏聞。一面起程。以查看閩省海口為由。前赴閩省。相機辦理。並向該夷酋詳晰開導。告以此番赴閩。即與赴粵無異。其臺灣正法之夷人。係在未經受撫以前。現有日期可查。此時已將俘獲之十一人。全行釋放。儘可向其問詢。現在伊里布業已赴粵。該夷酋惟當靜候通商。毋得過生疑慮。似此剴切宣示。看其作何照覆。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籌畫萬全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劉韻珂馳奏。夷酋噗嘸喳於本月十四日。由定

海帶同嗎嚦遜等諸奏開船赴閩一摺。該夷酋以耆英已授兩江總督。祇伊里布一人赴粵。疑與前約不符。懇請耆英一同前往。已據伊里布等發給照會。諭以耆英留督兩江。正為辦理江浙閩三省通商事宜。與赴粵無異。不應再有干請。乃該夷酋回文內稱。俟到閩後。另行照會等語。此次該夷酋揚帆赴閩。或因福州等處新設馬頭。一切事宜。勢須親往籌辦。抑或另有詭計。俱未可知。著怡良。劉鴻翺會同竇振彪等。於各海口嚴加防範。毋得稍有疏虞。特不可涉於張皇。俾該夷聞知。致啟猜疑之見。至臺灣夷俘。正法者一百三十餘人。現只存留十一人一節。著仍遵前旨。諭以事在未經議撫以前。即如兩軍對陣。互有殺傷。

斷無事後取償之理。並著諭以現有釋回夷俘。可以詢知月日。詳細開諭。務使該夷無可藉口為要。該夷酋到閩後。如仍以耆英赴粵為請。並著察看情形。飛咨耆英斟酌辦理。

